

上册

海飞 主编
斯继东 编

逃 亡 路 上 的 坏 天 气

凡一平
韦五宽的警察梦

徐则臣
古代黄昏

田耳 阿乙
夏天糖 小人

张楚
梁夏

李浩
被噩梦追赶的人

朱山坡
逃亡路上的坏天气

弋舟
鸽子

马炜
十步杀一人

斯继东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

马拉
黑色小鸡

海飞
四月三号的雨夜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逃亡路上的坏天气 (上)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逃亡路上的坏天气/海飞主编.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5. 12
ISBN 978-7-5143-3369-5

I. ①逃… II. ①海…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5) 第278197号

逃亡路上的坏天气

编 者 海 飞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鑫成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1
版 次 2015年12月第1版 2015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3369-5
定 价 68.00元 (全两册)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CONTENTS

目 录

- 韦五宽的警察梦 凡一平 // 1
- 古代的黄昏 徐则臣 // 27
- 夏天糖 田耳 // 59
- 小人 阿乙 // 75
- 梁夏 张楚 // 87
- 被噩梦追赶的人 李浩 // 119
- 逃亡路上的坏天气 朱山坡 // 145
- 鸽子 弋舟 // 157
- 十步杀一人 马炜 // 177
- 我知道我犯了死罪 斯继东 // 191
- 黑色小鸡 马拉 // 211
- 四月三号的雨夜 海飞 // 251



韦五宽的警察梦

凡一平



凡一平，本名樊一平，壮族。1964年生，广西都安人。先后毕业于河池师专、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任广西民族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八桂学者文学创作岗成员、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广西作家协会副主席。

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出版了长篇小说《跪下》《顺口溜》《上岭村的谋杀》等五部、小说集《撒谎的村庄》等六部。获过两次文学奖：铜鼓奖和独秀奖。

根据其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有：《寻枪》《理发师》《跪下》《最后的子弹》《撒谎的村庄》等。

韦五宽趴在青秀山的一个坡坎上，双手端着俄式高倍望远镜，注视着依山傍水的一栋豪华住宅，像一名探望敌营的侦察员。蚊虫像南非的呜呜祖拉震荡着他的耳膜，并在他的皮肉上创造数不清的血肿。他觉得聒噪欲聋，奇痒无比，但是他严肃安静，一动不动。除了风吹草动，他没有让山坡产生任何异动。甚至吃喝拉撒，他也别有用心的进行，像四只脚的动物一样，没有过直立的时候。

他已经这样，在这里，足足守望有半个月了。

光火叔叔隔一天来看望他一次，顺便给他带吃的和喝的。说是看望，其实是来检查他的工作，听取他观测庭院里豪宅情况的汇报。光火叔叔是一名警察，一名便衣警察。一个月前，韦五宽从都安农村来到南宁，投奔光火叔叔，请光火叔叔帮忙找个工作。他在一幢民楼的小房间里见到从未谋面的光火叔叔，说他是上岭村韦光金的小儿子，叫韦五宽。光火叔叔当时正在换装准备出门，见到老家来人，而且是发小韦光金的儿子，十分高兴。他取消当晚的行动计划，用心地接待韦五宽。当得知韦五宽的来意后，光火叔叔说你来得正好，那就跟着我干吧。韦五宽不知道要跟着光火叔叔干什么，也不知道光火叔叔是干什么的，就问。光火叔叔说：“我是干什么的，你不晓得吧？”韦五宽摇摇头，说：“我们村的人都不晓得。”光火叔叔说：“那说明我的保密工作做得好。我的工作很特殊，不能让一般人晓得，当然也不能让村里的人晓得，这就是我二十多年不回家乡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特殊的工作呢？既然我决定让你跟我干了，就告诉你吧。”光火叔叔憋了好一会儿，像是怕说出来会犯错误似的，考虑来考虑去才说：“我是名警察。”韦五宽十分惊愕，看着平民装束的光火叔叔，又看看他杂乱、脏污的房间，无法把眼前的光火叔叔跟警察联系在一起。光火叔叔看出韦五宽的疑惑，进一步解释说：“不过，我是一名便衣警察。便衣警察懂吧？就是不穿警服的警察。警察为什么不穿警服？因为我这种警察情况特殊，要监视罪犯，跟踪罪犯，甚至要打入罪犯



的内部，叫卧底，是不能穿警服的，穿警服不就暴露了吗？”韦五宽点头，表示明白了。但另一个疑虑又来了，韦五宽说：“光火叔叔，可我不是警察，跟你干警察的工作合适吗？”光火叔叔说：“你先做我的线人。线人懂吗？就是给警察提供情报。你现在是协助我做警察的工作，也可以叫协警。协警是不算正式警察的，但是如果你干得好，能立功，我打报告向组织申请，是可以转为正式警察的。你想当警察吗？”韦五宽点头。光火叔叔说：“那就好。我干这行也快三十年了，老了，也该培养接班人了。接班人当然得找信得过的人。信得过的人有谁？当然是亲戚老乡啦。我和你爸虽然不是亲兄弟，你虽然不是我亲侄子，但亲不亲，故乡人嘛。我不培养你培养谁？希望你好好跟我干，接我的班。我看你聪明伶俐，能在茫茫人海中找到我，说明你机灵，有当警察的素质。”光火叔叔边说边重新端详韦五宽：“你是怎么找到我这儿的？”韦五宽听光火叔叔这么一问，眼泪吧嗒吧嗒地往下掉，说：“光火叔叔，我可找到你了！”光火叔叔看见韦五宽的泪流得酸楚，就知道韦五宽找到他很不容易。他轻轻摸了摸韦五宽憨厚、悲伤的脸，说：“好了，从现在开始，你再也不用担心没人罩你了。”

韦五宽对光火叔叔是一名警察这一点毫不怀疑。他虽然没看见光火叔叔穿过警服，但是他看见他有枪。光火叔叔的手枪并不是带在身上。韦五宽是从床下的编织袋里看见那把枪的。半个月前，韦五宽第一次要跟光火叔叔执行任务的那天，光火叔叔从床底下拖出一只编织袋，然后打开编织袋。韦五宽看见编织袋里有很多手机、手表和首饰，光火叔叔的手拨开这些手机、手表和首饰，像钎地一样往下挖。一把手枪就在光火叔叔挖掘的过程中露了出来。但光火叔叔显然不是为了找枪，因为他把枪也拨开了，继续往下挖。末了，光火叔叔从编织袋里找出一副望远镜，递给韦五宽，并教他如何使用。韦五宽在学习使用望远镜的过程中，眼睛不时朝编织袋里瞄，这引起了光火叔叔的警觉。光火叔叔从编织袋里把那把枪掏出来，枪口指着韦五宽，说：“韦五宽，你听好了，你绝对不能碰这把枪，因为第一，你还不是警察，没资格碰它；第二，我是警察，警察有五条禁令，其中一条是不能让不是警察的人碰警察的枪，如果让你碰了，那我就违反禁令，要受处分的；第三，如果你碰了它，万一走火，那是要出人命的！”光火叔叔对韦五宽的警告十分的严厉，让韦五宽对光火叔叔和他的枪产生敬畏。是警察就一定爱护自己的枪的，韦五宽想。

现在是下午六点，光火叔叔来了。也许是光火叔叔训练有素，也许是韦五宽过于专注观察的缘故，光火叔叔来得悄无声息。韦五宽手上的望远镜被另一只手扯开，他才发现光火叔叔来了。

好了，你观察前面这栋楼已经有两个星期了，光火叔叔指着不远处临山而立的高楼说，该是有结论的时候了。

韦五宽于是掏出一个本子，翻到最后有文字记录和图画的一页，胸有成竹地说：“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这栋楼里，星期一到星期四没人，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住人的，有六户人家。”韦五宽一一指着页面上的图画标记，向光火叔叔说明。

“你确定？”光火叔叔说。

韦五宽点头。“我只是不懂，”他说，“为什么这六户人家，星期一到星期四不来住，星期五晚上到星期天才住人呢？”

光火叔叔打开他带来的塑料袋，亲自从袋子里拿出一只鸡腿，递给韦五宽。韦五宽接过鸡腿，却不吃。他看着光火叔叔，等着经验丰富的光火叔叔答疑解惑。

“你先把鸡腿吃了，这是对你的奖赏。”光火叔叔说。

韦五宽高兴地把鸡腿吃了。

“现在我来告诉你为什么吧，”光火叔叔说，他指点图画上特别标记的六户人家，“这六套房，是外地人在南宁买的房子。就是说，房子的主人不在南宁上班，在外地上班，市里面县里面上班，周末才回来住。那么，这些在外地的市里县里上班却在首府南宁买房的，是什么人呢？”光火叔叔的目光从图纸上移向楼房，“这可是南宁最贵的楼盘，每平米要一万块以上，我算它一套一百四十平米吧，那就是一百四十万，起码。买得起这么贵房子的人能是什么人？”光火叔叔闭上嘴，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狠狠地吐出四个字：“腐败分子！”

韦五宽心里一震，他终于知道他这么多天监视的目标和对象，是腐败分子。目标和对象的明确，顿时让韦五宽觉得他这么多天的辛苦潜伏有了价值和意义。这么重要的任务，居然是由一个还不是警察的我来具体执行的，当然，是在是警察的光火叔叔的指导下，韦五宽想，但不管怎么说，这真是一个光荣的任务啊！

两道光芒从韦五宽的黑眼圈里喷薄而出，投射到光火叔叔身上。“光火叔叔，”韦五宽说，“下一个任务是什么？请给我下命令吧！”

“今天是礼拜一？”光火叔叔说。

“是的。”

光火叔叔看了看天色，看看韦五宽发光的黑眼圈，说：“你先回去睡一觉吧。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头呢。”

二

韦五宽对光火叔叔的开锁技术佩服得五体投地。那么高级的两道门锁，光火叔叔用时不到一分钟就全部打开了，而且开锁的工具就是一根针和一枚小刀片。只见小刀片往锁孔里一插，接着针往孔里一捅，再轻轻旋转刀片，门锁就开了。韦五宽心想，



原来以为只有电影里的特工和神偷才有这个本领，想不到现实中也能亲眼目睹。光火叔叔绝对是一个本领超强的警察啊！

他们现在进入的门户是欧景庭园 D 栋 1801，按照光火叔叔的判断和分析，这是腐败分子的住所，具体地说，是在外地的市县上班的腐败分子，因为他们在首府南宁买得起最贵的房子。这些腐败分子只在周末回来享受，而星期一则回异地的单位继续腐败。他们在南宁的住宅，在工作日是空的和黑的，只有在周末才亮起来。如此说来，D 栋的外地腐败分子就有六个，或者说六窝。如果光火叔叔的判断和分析准确的话，那么韦五宽就功不可没——十五天来他夜以继日地潜伏观察，就不会一无所获。他们现在正进入的是腐败分子们的其中一处住所，按照光火叔叔的说法，是进去搜查腐败分子的犯罪证据。

当然，光火叔叔还不能暴露警察的身份，在没有掌握腐败分子确凿的犯罪证据之前，暗中搜查是唯一的选择。对光火叔叔的这一解释，韦五宽同样深信不疑。

所以，刚才韦五宽和光火叔叔进欧景庭园的时候，是不能光明磊落或名正言顺地进来的。

他们得打扮成有钱人，非常有钱的人。这对特殊警察的光火叔叔一点也不难。光火叔叔本来就有点胖，显得富态，吊带裤一穿，头发一抹油，小指粗的金项链（光火叔叔说是假的）一挂，活脱脱一个大富翁。那么韦五宽呢？就装扮成大富翁的马仔，拎黑皮包的。富翁的马仔也得有模有样，为此光火叔叔特地为韦五宽买了一套西装、一双皮鞋、一副墨镜——这些东西一上身，韦五宽从橱窗的玻璃上都不认识自己了！

好了，他们可以进欧景庭园了。

光火叔叔走在前面，韦五宽拎着皮包跟后。光火叔叔一面走一面打着电话：“什么？一百万？一百万也要请示我！以后五百万以下都不要请示我！直接找吴副总签就可以了！我现在？我在欧景庭园！找谁？这是你问的吗？不啰嗦了，我挂了！”

在光火叔叔打电话时候，他们大摇大摆地经过保安的面前，轻松地进入欧景庭园。

韦五宽真是服了光火叔叔了。

现在，他们已经在腐败分子的住所里了。1801，很吉利的数字。但是由于光火叔叔和韦五宽的进来，恐怕就不吉利了。因为，我们是为搜查腐败分子的犯罪证据而来，为正义公平而来，韦五宽心想，如果说有利的话，那只能是对国有利，对民有利。

这是一套多么宽敞、豪华的房子啊！韦五宽只瞄一眼，就有了这样的感叹。光客厅就有半个排球场那么大了，而且楼中还有楼。另外，房子的装潢肯定和房子一样贵，因为房顶和四周都是金碧辉煌的，韦五宽心想，这绝对是一个大腐败分子的家。他瞠目结舌，并呆呆和怯怯地站着，不敢再往里走。光火叔叔回头招呼说“跟上来”，韦五宽

还是不动。光火叔叔就说：“怕什么？哪有好人怕坏人的？只有坏人怕好人。这是腐败分子的家，罪犯的家。”他指指自己，“我是警察”，他指指韦五宽：“你，是好人，将来也要成为警察，懂吗？跟我来。”

韦五宽受到光火叔叔的鼓励，勇敢了起来。他像光火叔叔一样，换上房主的拖鞋，然后亦步亦趋跟随光火叔叔，开始搜查。

他们逐个房间地搜索。光火叔叔戴着手套，也让韦五宽戴着手套。光火叔叔戴着手套的手把每个屋值钱的东西都拿捏了一个遍，但能让他收入囊中的寥寥无几，因为值钱的东西普遍都很大很重，比如说那些玉吧，最小的玉石也有五十斤重，拿不了。又比如那些古董那些画，不是太高，就是太宽太长，也拿不了。再比如满满一个储藏室里的酒，少说也有一千瓶！能拿几瓶？光火叔叔尽管看着这些东西都两眼放光，爱不释手，但最终也只能舍弃了。韦五宽看见光火叔叔放入囊中的几个物件，是佛龛上的一尊小金佛（少说也有一斤），一对手捻葫芦，仅此而已。

但光火叔叔没有罢手。他继续查找。在书房的书柜里面，他终于发现了一只保险柜。

硕大的保险柜像一块坚硬的金刚石，让光火叔叔兴奋，也让光火叔叔感到棘手。光火叔叔再有能耐，也破译不了保险柜的密码。他转动保险柜的旋钮，耳朵贴到旋钮上，接连试了十多次数十分钟，也没能打开保险柜的门。

软的不行，只好来硬的了。只见光火叔叔从皮包里拿出一支凿子，一把锤子，看来是要将保险柜的门凿开。原来他早有第二手准备。韦五宽开始纳闷了，一个警察怎么能蛮横地破坏别人的财物呢？就算这是腐败分子的财物，在没有最后确定之前，强行打开还是不好吧？万一保险柜里什么罪证也没有呢？韦五宽正想着，光火叔叔叫他到卧室去取一床棉被来。韦五宽去取来了棉被。光火叔叔用棉被把保险柜罩住，然后他口含一只小电筒，拎着凿子、锤子，钻到了棉被下面。

光火叔叔在被子下面抖动了起来。敲打或开凿的声音因为有被子的阻隔，基本上都消化在被子底下了，只有深沉的声震传到韦五宽的耳朵里，像来自远方的闷雷。光火叔叔的举动已经不符合警察的身份了，倒有点像贼。

但光火叔叔是贼的念头，在保险柜被凿开后，就从韦五宽的脑子里打消了，或者说再也没有了。

保险柜里什么都有——现金、金条、金表、金链、存折、银行卡，在光火叔叔的拨拉下，叽里呱啦地冒出来，落在地板上，成堆。韦五宽不想用山来形容这堆金钱，因为它比山还是太小了。他是从山里来的，知道山是什么样子。用坟墓来形容这堆金钱是比较准确的，韦五宽想，而且，拥有这么多金钱的人，离坟墓其实也不远了。用光火叔叔后面的话说，这样一个大贪，足可以判两回死刑了。

光火叔叔还说，这就是腐败分子腐败的罪证。

接下来就是要收集这些罪证。韦五宽拎来的手包，只能装得下一丁点儿，余下的好多，则由光火叔叔从其他房间找来一只行李箱，踏踏实实地装了进去。

罪证都收集干净了，光火叔叔却不急着离开。他好像很累的样子，一屁股坐在装金装钱的箱子上，大口地呼气吸气。他的确是累了，应该累了，五十多岁的年纪，凿开那么坚固的保险柜，不累才怪。

韦五宽能照顾光火叔叔的，就是从冰箱里拿饮料给他喝。当然韦五宽自己也喝。但韦五宽喝饮料不是因为渴，而是因为兴奋。第一次跟当警察的光火叔叔来执行搜查任务，就锁定了这么大的一条鱼，这鱼已经落在法网里，只差收网，跑不了了。一个从农村进城找工作的农民，头一份工作就当上了协警。韦五宽觉得自己真是幸运啊。人在欢乐的时候，不是都想喝点什么吗。他连喝了几听可口可乐，比光火叔叔喝得都急，都多。

但光火叔叔却把韦五宽的兴奋误以为是紧张了。他安慰韦五宽说：“你不用害怕，这家人没有那么快回来的。他们要到礼拜五才回来呢，现在才礼拜一。急什么？不急。”光火叔叔从行李箱上站起来，空手独步走出书房。他在楼下楼上几个卧房、洗浴间看了看，回头对韦五宽说：“今晚我们就住这儿了。”

韦五宽当然不能说什么，他只有听光火叔叔的。

他们分别舒舒服服洗了一个澡。这是当务之急。韦五宽自从跟随光火叔叔后，就没有像样地洗过澡。光火叔叔的居住条件太差了，就一个小房间，还是租的。拉屎撒尿还要到别处去。房东提供给所有房客共用的一个厕所兼浴室，经常排队不说，因为有的房客素质不高，用后不冲洗，实在太不清洁卫生了。现如今的条件可不一样，真正叫卫生间，宽敞不用说了，铺垫、洗漱用具整洁干净、齐全、高级，韦五宽看了半天才把器具的功能弄清楚，又洗了半天才把自己搞干净。

光火叔叔和韦五宽换上都是房子主人的衣服。虽然是坏人的衣服，但穿起来好看和舒服极了。韦五宽开始还不肯穿，光火叔叔强加他穿，他就穿了。光火叔叔说：“穿上坏人的衣服，不等于就是坏人，就像我通常不穿警察的衣服，不等于我不是警察一样。”

洗澡穿衣停当，他们开始找吃的和弄吃的。光火叔叔从冰箱里选了一些食物，炒煮成四菜一汤。他一面弄菜一面吩咐韦五宽去储藏室拿酒。

韦五宽看着满满一个储藏室里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酒，不知拿什么酒好。他走回来问光火叔叔。光火叔叔说：“这还用问，当然拿茅台啦。”韦五宽说：“拿几瓶？”光火叔叔不假思索地说两瓶。

叔侄俩开始吃喝。

韦五宽开始是不喝酒的，只吃菜。光火叔叔问：“你为什么 not 喝？”韦五宽说：“不能喝。”

“不能喝？我们山里人哪有不能喝酒的？不喝酒算什么山里人？喝！”

“我喝酒出过事。”韦五宽说。

在光火叔叔一再逼问下，韦五宽说了他喝酒出过的事——

那是半年前，韦五宽去三并村的大姐夫家吃喜酒。他大姐在四十岁的时候，终于给大姐夫生了儿子了。大姐夫很高兴，在儿子满月那天请酒。韦五宽代表外家去了。韦五宽去到大姐夫家的时候，酒筵已经开始了。韦五宽一到，就被三并村的人灌酒，一碗接一碗地灌。韦五宽是很能喝酒的，但是一个人怎么能拼得过一村的人呢？韦五宽接受了五六碗后就拒绝不喝了。这时一个长者说：“这样，我们选一个代表，和你一对一地喝，算是三并村和上岭村的比赛也行。”韦五宽觉得这还算公平，就答应了。三并村选出的代表比韦五宽大不了几岁，体格却比他健壮了许多。韦五宽和这代表站在一起，就像是一只羊和一头牛。后来这代表喝死了，韦五宽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蒙家权。蒙家权根本不把韦五宽这个来自上岭村的小屁孩放在眼里，临开赛前还摸了摸韦五宽的头。老话说：“男忌摸头女忌摸腰”，蒙家权这一带有欺辱性的动作刺激了韦五宽。韦五宽一句话不说，连摆十大碗，都倒满了酒，然后喝完一碗又端起另外一碗，既不等蒙家权，也不管蒙家权跟没跟得上，他自顾自地把十碗都喝完了。十碗酒喝完了，韦五宽还能站着，还能模糊地看见蒙家权在众人的吆喝下艰难地喝着不知是第几碗酒。不一会儿，只见蒙家权手里的酒碗咣当掉落地上，接着，蒙家权就像一根被砍断的树一样轰地倒下。韦五宽看见蒙家权倒下了，仍然坚持站着，他在心里数到十，像拳击赛裁判一样。他是数到十之后看见蒙家权并没有站起来，才倒下的。他倒下也是个获胜者。上岭村胜利了，因为他是为上岭村而战的。

韦五宽是被一盆冷水浇醒的。他还在大姐夫家里，但是气氛却和先前不一样了。所有的人都板着脸，像是和谁结怨似的。他发现自己浑身是水，又看别人的脸色，立刻觉得可能跟自己有关。

果然，大姐夫捏着韦五宽的下巴，说：“你还活着，跟你赛酒的人死了。”

三并村的人还算公正和宽宏大量，并没有把喝酒喝出人命的责任怪到韦五宽的头上。死者蒙家权的家属也没有怎么闹，让大姐夫出了棺材钱了事。

但是韦五宽却不能原谅自己，他觉得是他害死了蒙家权，准确地说是酒害死了蒙家权。他发誓再也不喝酒了。但是在农村，生活哪离得开酒呢？连女人都喝酒。酒就像盐巴一样，顿顿都不能断。自从喝酒出事后，韦五宽每看见酒，心就打战。一打战



就控制不住，就想喝酒。

可以说，韦五宽到南宁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想离开因酒惹祸的山村，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光火叔叔听了韦五宽喝酒事故的故事，笑了笑，不以为然地说：“这算什么事呀？没事。我也失手杀过人呢。”光火叔叔见韦五宽吃惊，接着说：“不过，我杀的是罪犯。这罪犯罪也该死，我只是没让他经过审判就崩了他，因为他掏枪想崩我，我反手夺枪不小心扣动扳机，就把人给打死了。属于防卫过当，受了点儿小处分。警局将错就错，假装把我开除了，实际是安排我做卧底。卧底知道吗？就是插到犯罪分子的内部，也假装是犯罪分子，搜集犯罪分子的犯罪证据。”光火叔叔举起手，“说多了啊，说你的事，酒的事。酒嘛，是要喝的。陪你光火叔叔喝。你既然跟着你光火叔叔干，就要听你叔叔的话。现在我叫你喝酒，喝！”

韦五宽不得不喝酒了。

第一杯酒入嘴下肚，就有很美妙的感觉，自上而下，又由下而上，特别地顺，特别地爽。韦五宽感觉自己的肠胃和心头，蓦地酣畅起来。他紧紧地闭住嘴，生怕那股酣畅漏出来，挥发掉。

“好喝吧？”光火叔叔说。

韦五宽点头。

“没喝过吧？”

韦五宽又点头。

光火叔叔诧异，说：“你喝过茅台？在哪喝的？”

韦五宽摇头，说：“第一次。”

“来，干！”光火叔叔又邀韦五宽干杯。

他们一杯接着一杯地干。大约每人喝了三两这样，话便多了起来。

“我跟你讲，五宽，”光火叔叔望望附近装金和钱的箱子后说，“我们叔侄俩这辈子能花完这箱子金和钱吗？”

韦五宽想都不想，说：“花不完。”

“你原来打算这辈子挣多少钱够你花？”

韦五宽说：“十万吧，十万够了。但我想我这辈子哪能挣十万咯，挣不了。”

光火叔叔说：“你看看那箱子里总共有多少钱？四五百万总有吧？还有金子，两三斤，值多少？几十万总有吧。统共就算五百万得了。行，我就分你十万！你看看，你一个晚上就挣了一辈子想挣还怕挣不到的钱，牛掰吧？”

韦五宽一愣，然后一笑，说：“可惜这箱钱不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是谁的？”光火叔叔说，“现在就是我们的。”

“最后不是要交公吗？”

“对，”光火叔叔一拍脑袋，说，“喝糊涂了，要交公的。不过，我们是可以留用一部分的，做活动经费，政策，规定，允许。”

“是吗？”韦五宽说。他觉得这政策规定好。

“那不是吗，要不谁愿意干这行当呢？”光火叔叔说，“卧底是警察中最危险的行当，随时都要掉脑袋。”他看着韦五宽，“你怕吗？”

韦五宽摇摇头：“不怕。”

“好样的，喝！”

韦五宽陪同光火叔叔喝了很多酒，一直喝到就地睡着。

第二天，肯定是光火叔叔先醒。而且，光火叔叔早就醒了。韦五宽醒来的时候，没有看见光火叔叔，楼上楼下都没见。韦五宽慌乱的时候，光火叔叔出现了。他是从外面回来的，拎着一个垃圾袋。光火叔叔为什么从外面把垃圾带进屋呢？就在韦五宽纳闷的时候，光火叔叔打开垃圾袋，倒出十几叠钱来。不容韦五宽发问，光火叔叔说：“我到另外没人的几家搜查了一下，起获了这些。看来，那几家加起来都没有这家腐败啊！”光火叔叔说着拉过行李箱，打开，把十几叠钱捡起，一一往已满是金钱的箱子里塞。韦五宽说：“光火叔叔，你这样不怕乱吗？”光火叔叔说：“乱什么？”韦五宽说：“你把其他腐败分子的罪证统统捞在一个箱子里，加在一个人身上，到时分不清楚怎么办？”光火叔叔一愣，说：“哦，我心中有数。”他忽然瞪着韦五宽，说：“韦五宽，以后不许你疑问你光火叔叔的所作所为，我闯荡社会几十年，经办大大小小的案子百好几，老练得很，不用你担心。你要真心实意跟着我干，就要一切听我的指挥！”

韦五宽也一愣，说：“我错了，光火叔叔。”

光火叔叔看着乖巧的韦五宽，怜惜地摸了摸他的头，说：“看你的样子还没睡够，继续睡吧，到床上去睡，好好睡。今天才是星期二，我们就在这儿住到星期四。到星期五早上都不要紧。睡醒了我们叔侄俩继续喝。那么多好酒，不喝白不喝。都是民脂民膏，权当我们代表老百姓均贫富了。”

三

韦五宽猛醒过来，发现自己正在被人捆绑。他挣扎和反抗，但是已经没用了。捆绑他的绳子已经把他的手脚箍得紧邦邦的。他正要喊，嘴巴马上被塞进一根毛巾。他看见绑他的人相貌堂堂，一表人才，像是一个英雄。这英雄的旁边还有个像范冰冰一样的美女，她有些慌乱但却坚持做男人的帮手。韦五宽嘴里的毛巾就是她塞进的。他



没法喊叫光火叔叔，只有用眼睛去寻找。他看见光火叔叔跟他一样，被绑得严严实实的。但是光火叔叔头还歪着，眼睛闭着，还噗噗地打鼾，显然没醒过来。他醉得太厉害了。这几天来，不管白天黑夜，就是喝。储藏室里上千瓶酒好几十种酒，每一种都尝了个遍。光火叔叔每喝一杯酒，韦五宽都得陪喝一杯。千杯不醉，万杯肯定要醉的。喝一天不醉，喝两天难道还不醉吗？从星期二醉到星期四。哦不，今天肯定是星期五了！要不户主怎么回来了呢？

男人和美女绑定了韦五宽，坐下来。他们急促地呼气吸气，在平定惊恐的情绪和激烈的气力。然后他们看着眼前束手就擒的两个人，又面面相觑，都想从对方的眼神里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或接下来怎么办。

只见男人搂过了美女，延长的手指在美女的胸边按动，像是弹奏手风琴似的。他像是拿定了主意，想好了该怎么办，主动安慰起惊魂未定的美女。

美女的身子不再打战。男人放开了她。他起立，走到光火叔叔的跟前，蹲下。他打了光火叔叔一记耳光，见光火叔叔没反应，再打。光火叔叔的呼噜停顿了一下，又响起。男人把视线转向了韦五宽。他果然朝韦五宽走过来了，顺手拖过一把椅子。他在韦五宽面前坐下。看来，他要重点审问韦五宽了。

“小伙子，我警告你，你不要喊，老老实实回答我的问题，不然我对你不客气！”男人说，在看到韦五宽点头后，他扯出了韦五宽嘴里的毛巾。

“现在我问你，第一个问题，”男人说，“你们是怎么想到偷到我家来的？”

“因为你是腐败分子。”韦五宽说。

男人一惊，说：“我是腐败分子，有什么证据？”

韦五宽朝饭桌底下努努嘴，说：“那一大箱子的钱和金子就是证据。”

男人这才发现饭桌下的箱子。他去把箱子拉出，打开，傻眼了。呆了一会儿，他把箱子关上，提着箱子乱窜，像是要找地方把箱子藏起来。保险柜已经被破坏掉了，就没有安全的地方了。

男人气愤地回到韦五宽跟前，扬手要打韦五宽，见韦五宽勇敢地昂起脸，手就停在了半空。他把手收回去，眼珠上下左右转，像是思索和琢磨什么。只见他摇摇头，看来他有很多问题没想明白。

“那么，你们进我家来，都偷得这么多钱了，为什么不赶紧跑？”男人说，“难道你们不怕我突然回来把你们抓住？”

韦五宽说：“我们不是偷。”

男人一愣，然后开心地笑了笑，说：“你们不是偷，那你说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到我家来，撬我的保险柜，收我的钱，还喝我的酒，你们胆大包天干这些不是偷？对，

不是偷。是强盗！”

“我们不是强盗！”

“不是偷，也不是强盗，你说是什么吧！”

“我们是……”韦五宽欲言又止，他在犹豫，在迟疑，要不要把真实身份告知这位污蔑光火叔叔和他的腐败分子呢？

“是什么？”男人逼问。

看来非说不可了。“我们……”

“韦五宽！”

光火叔叔一声断喝。

男人和韦五宽都朝光火叔叔看去。他醒了，而且坐了起来。

“我来和你谈。”光火叔叔对男人说。

男人走到光火叔叔身旁：“说吧。”

“我们需要单独谈。”

“单独？”男人看了看韦五宽，对光火叔叔说：“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光火叔叔说：“单独谈，对你没坏处。”

男人看了光火叔叔一会儿，又想了想。

“如果你不想把事情弄得更糟的话，单独谈最好。”光火叔叔补充说。

“好吧。”男人说，他像是想明白了什么。“我们到楼上去。”

男人把光火叔叔扯起来，带往楼上。他边走边示意沙发上的美女看好韦五宽。而光火叔叔也严令韦五宽不要乱说话，要守纪律。

现在，楼下就剩下韦五宽和美女两个人了。

尽管韦五宽被绑着，美女还是有些害怕。她跑进厨房拿了一把刀，握在手上，警告韦五宽说：“你可别乱动哦。”

韦五宽不动，也没法动。倒是后来美女坐不住了，她慢慢地靠近韦五宽，打量他。

“你叫什么？”

“韦五宽。”韦五宽说，他想这是可以说的。

“哪的人？”

“河池都安。”韦五宽说，他想这没什么不可以说的。

“都安？你是都安人？”美女眼睛瞪得很亮。

“嗯。”

“那我们算是半个老乡呢。我也是河池的，不过不是都安，是宜州的。”

“我家离宜州很近，菁盛乡。”